

各體文選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支偉成編

各

體

文

選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平

各體文選二冊

(82706)

每部定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支偉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 繆巨惺 沈抱秋 何錦乾)

韓文

韓愈，唐代文家，首推韓柳，剏立「古文」之名，挽回八代之衰，上踵孟莊荀揚，下啓歐曾王蘇，後世之爲文者，莫不以韓柳爲大宗也。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力排佛老，慨然以興起名教，宏獎節義爲己任。好直言，不爲詭隨，累遭貶黜，不改其舊，每言近世文章，多拘束於排偶之弊，經誥之指歸，馬班之氣格，不復振起。故上規姚姒，下逮百家，不主故常，卓然成一家言。論者以愈破駢儷而爲古體，棄脂粉而獨崇質素，實有摧陷廓清之功。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而不敢迫視。』唐書韓愈列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剏以樸，剏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低悟聖人者。』匪虛譽也。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及長，僕僥廉悍，議論證據古今，激厲風發。既遭貶竄，涉履蠻瘴，放浪山水之間，湮厄感鬱，一寓之於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爲之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則。世遂稱爲柳柳州。宗元嗜浮屠之言，合於易論語，精西漢詩騷，下筆翺思，與古爲侔，體裁密緻，粲若珠貝。

別有李翱、李觀、皇甫湜，與韓愈相師友，文亦可觀。韓柳以前，文章凡有三變，初變於四傑，再變於陳子昂，燕許二公，三變於獨孤及，文章始次第入古。

附錄

初唐四傑集

王子安集十六卷

王勃

燕公集二十五卷

張說

玉文集三卷

陳子昂

二十卷 獨孤及

楊盈川集十卷

楊炯

盧昇之集七卷附錄一卷

盧照鄰

駱丞集四卷

駱賓王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全集四十卷

韓文考異十卷 宋方崧卿舉正朱子校定

韓集補註一卷 清沈欽韓注

柳集四十五卷 龍城錄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一卷

柳河東集輯注四十五卷 外集五卷明蔣之翹輯

韓柳年譜一卷

皇甫持正集六卷 皇甫湜

李文公集十八卷 李翱

李元賓文編三卷 外編二卷補一卷李觀



韓愈文選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

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

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邪！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